



DOI : 10.6256/FWGS.201910_(111).02

熹微但有光： 重思臺灣酷兒表演藝術

文 | 鄭芳婷 |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

自七零年代迄今，臺灣的性別議題與婦女運動已走過半個世紀。在許多社運老將的心中，街頭遊行、抗爭、悲泣與怒吼的記憶都仍然鮮明，顯得如今臺灣社會已擁有的性別平等意識彌足珍貴。祁家威自 1986 年起開始奔走的同婚釋憲史，終於在 2017 年獲得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的積極回應，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屬於違憲。在新聞畫面上，同志朋友們流淚擁抱、喜極而泣。然而這片歡欣鼓舞卻沒能維持太久，2018 年由臺灣基督教右派團體下一代幸福聯盟提起的「婚姻限定一男一女」、「不實施同志教育」以及「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志伴侶」三項公投，在 11 月 24 日全數通過，七百萬反同票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內多起同志自殺、霸凌等悲劇，更使得國內性別議題圈氣氛詭譎低迷。撰寫此文的同時，行政院甫推出的《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及反同團體所提之「公投第 12 案施行法」皆逕付二讀，進入併案協商角力場。而後，748 施行法三讀通過，

2019 年 5 月 24 日生效。然而年底卻又出現基督教政黨合一行動聯盟背景的彭迦智所提，將現行優生保健法第 15 條「人工流產應於懷孕 24 週內施行」縮短為「8 週內」的公投案聽證會，導致全島輿論譁然。等待的焦慮感瀰漫社會，加之臺灣與中國之政治緊張因 2020 年總統大選而急速升溫，島上惶惶不安，滿佈惴惴之氣。

雖然這樣的焦慮感幾乎沸騰，但對於多數臺灣人而言，卻早已是長年累月的記憶。與國族議題往往黏膩交織的性別議題，素來是表演藝術界重要的議題。國內大型劇團如創作社、屏風表演班、綠光、果陀、臺南人、金枝演社等，皆不間斷地推出與性別議題有關之劇作；實驗劇團如蘭陵劇坊、臨界點劇象錄、差事、河左岸、莎妹、黑眼睛跨劇團、身體氣象館、同黨劇團、四把椅子、讀演劇人、窮劇場等更持續突破既有劇場美學框架，試圖在形式與內容上皆能貢獻於性別議題的開展。如今，臺灣表

演藝術界的性別批判成果不俗，果然承繼於過去幾十年間的奮鬥。自李曼瑰自六零年代開始推行之小劇場運動開始，抵抗與實驗雖還未萌芽，卻已灑下了種子。田啟元 1988 年推出《毛屍》，以其對儒教思想的拆解顛覆艷驚四座，而後這種對傳統教條與規範正典的針砭，則漸轉入更為抽象且細緻的層次，也從此揭開臺灣酷兒劇場精彩簾幕。

九零年代的前半期，承繼了解嚴以來的衝撞改革風潮，亦混合了長期累積的性別壓迫與集體創傷，在劇場領域出現了諸多探討性少數社群所承受痛苦的作品，也因此形塑了同志劇場的悲情傳統。然而抑鬱的氛圍，也隨著千禧年的靠近慢慢轉變。由魏瑛娟、許雅紅等人於 B-Side 酒吧催生出的女節，於第一屆（1996）一口氣推出十一齣作品，打響女性劇場工作者的互助網絡，也激發劇場中更多元的性別議題。而後傅裕惠、秦嘉嫻、顧心怡、許雅紅、祁雅媚、楊純純等人組成「女人組劇團」，延續了女節精神，又有石佩玉、杜思慧、藍貝芝等人相繼推出實驗性作品，聚集了豐厚的性別劇場資源之餘，更開展女性劇場工作者媒合平臺。爾後女節越演越烈，資源益豐，甚至得以邀請美國「開襠褲劇團」來臺演出《我倆長住的小屋》（*It's a Small House and We Lived in It Always*）並開設戲劇工作坊。「開襠褲劇團」將其融合諧擬、脫口秀與歌舞秀的劇場技藝介紹進臺灣後，也激起

了一干青年劇場工作者對於本土劇場美學的反思。

在這十年間，隨著臺灣大學浪達社（1994）與男同志研究社（1993）、政治大學陸仁賈（1995）等校園同志社團湧現，社會氛圍逐漸轉變，喜劇方法滲透各個小劇場。邱安忱上演於臺北堯樂茶酒館的《六彩蕾絲鞭》（1995）、魏瑛娟於女節首推之《我們之間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 1 號》（1996），以及紅綾金粉劇團一連推出之《利西翠姐之越 Queen 越美麗》（1995）、《愛在星光燦爛》（1998）與《都是娘娘腔惹得禍》（1998）等作，以「敢曝」（camp）與「扮裝」（drag）美學開展在地男同志的文化面向，從中也反映愛滋議題的戲劇論述可能性，建構了接合在地同志特色與外來性別論述的劇場方法學。其輕鬆愜意、幽默諧擬的手法，一路接棒至千禧年後徐堰鈴推出的《踏青去》（2004），終於稍稍沖淡了文壇中邱妙津、朱天文、杜修蘭、吳繼文等作家之同志書寫，以及數起與性別議題有關之悲劇新聞的沈重與憂鬱。在女同志歡欣「踏青」的這一年，臺灣首個公開的 BDSM 社團皮繩愉虐邦成立，並逐年參與同志大遊行，更在 2011 年正式創立皮繩愉虐邦劇團，旨在汲取日本美學文化的過程中，淬煉臺灣的愉虐表演特色。

近年間，性別議題不斷擴展，也



持續在反思過去相關作品的既定視角。簡莉穎推出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2017），可謂臺灣戲劇史上以愛滋為議題之最大規模製作，不僅呼應愛滋戲劇先驅汪其楣《青春悲懷：臺灣愛滋戰場紀實戲劇》（2016）所強調的田野調查與社會關懷，更激發了爾後國內此主題劇場的美學面向，不啻反思了自美國百老匯《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與《吉屋出租》（Rent）以來愛滋劇場中耽溺感傷抑或歌舞昇平的結構問題。愛滋劇場中對於「性」與「肉身」的重思，以另外一種方式見於藍色沙漠 1.33：1 劇團在 2015 年所推出之《34B | 177-65-22- 不分》，並以其「全裸免費看戲」方式，掀起軒然大波。觀眾只要願意全裸進入空場所劃定之限定觀眾席並全程看戲，則無須購買戲票。此舉所引起之正反面意見，甚至涉及臺灣法律的相關討論，幾乎掩蓋戲本身對於身體、慾望、城市空間與社會禁忌等主題。然而其特殊的戶外舞臺呈現與瑣碎堆疊之詩意結構，仍生產出一幅極為特殊的在地酷兒劇場景觀。

在數位藝術（digital arts）、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跨文化蔚為風尚的近幾年間，臺灣酷兒劇場亦出現了幾次有趣的探索。簡莉穎於 2014 年推出之《新社員》，以獨立搖滾音樂劇的形式，結合男同志議題與 BL 耽美文化，企圖打破 2D 動漫與 3D 舞臺劇之間既有的界線。其結果是臺灣戲劇史上

破紀錄的同人社群的自主發展，連同帶動票房與周邊商品的熱賣。而後作為續集的《利維坦 2.0》（2016）雖未能完全延續其熱度，但劇中所大量使用的「後人類」（post-human）與「賽伯格」（Cyborg）議題，確實又再度擴大同志劇場的可能性。黑眼睛跨劇團上演於景美人權園區之《夜長夢多》（2018），以沉浸式劇場及 VR 技術，讓觀眾身歷其境葉永鋕事件與農安街轟趴事件的創傷與苦痛，從中重製轉型正義的美學契機。誠然，轉型正義劇場之艱難仍有辯論空間，然而，如此嘗試已撬開更多元對話的方式。林孟寰之臺日跨國製作《同棲時間》（2018），以充滿內在暴力性的語言重構現代家庭的巴別塔，不僅反思臺灣國族認同中日本與臺灣之間矛盾曖昧的關係，更試圖在此關係中直搗同志議題的倫理核心，並提示出亞洲同志劇場在未來可能的跨文化交流方向。

臺灣酷兒劇場永遠都是未竟之業。從解嚴迄今，臺灣酷兒劇場史呼應著島上的同志運動史與同志文學史，努力不懈地在仍充滿惡意歧視的環境中為基本人權奮鬥。如何能在聚焦經典作品之際，還能盡力關注那些由於資源與資金缺乏而無法獲得應有注目的實驗之作，永遠都是兩難的議題。同時，國內也不乏打著性別議題旗幟，內裡卻充滿歧視壓迫的賣座之作。雖有困境，迄今表演藝術產業在性別議題領域所

達成就仍十分驚人。而本期主題「表演藝術作為酷兒運動」，即強調表演藝術之自反性、實驗性與現場性所能交織生產的酷兒批判力量。這樣的思考方向，主要源於三種論述：其一，Eve Kosofsky Sedgwick 將「酷兒」視為抵抗霸權、瓦解既有性別字義框架的動詞（1993）；其二，Judith Butler 聚焦於「酷兒」概念的歷史性與非專屬性（1993）；其三，Randy Martin 指出身體作為「政治的另類方法」（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politics）之革命動力性（1990）。奠基於這三者將「酷兒」視為一（數）組具政治性與身體性的抵抗論述與行動，本期邀請七位長期耕耘於性別相關議題的臺灣表演藝術工作者，從他們厚實的實踐經驗出發，結合對於臺灣酷兒議題的重思與反省，撰述多元立場與聲道的文章。

邱安忱的〈從公園開始的酷兒劇場〉率先登場，從 1987 年解嚴談起臺灣近幾十年來的酷兒藝文歷史，細密地回憶九零年代間的同志生活眾生相，並分享 1995 年製作《新天堂樂園》珍貴的心路歷程。傅裕惠〈情慾想像的流動性與政治性：從 2000 年代以來的幾齣新編與外臺歌仔戲談起〉以人類學田野觀察式的細膩視角，深入描繪臺灣在地歌仔戲演出過程中演員與觀眾的酷兒情慾想像與投射，從中指出此種表演藝術機制所激發的野性、中介且充滿情感能量的時空。藍貝芝〈斜槓實踐：表

演藝術領域中的性別策展〉則是從「斜槓」理論出發，爬梳女節、女性影展與臺北藝術節等活動歷史，深入表演藝術領域中的執行部署策略，大膽提出「性別策展」概念，以論證藝文產業中跨域交流的酷兒戰術。漣露與小林繩霧所共同撰寫的〈臺灣 BDSM 表演場景：符號的滲透與行動的轉向〉乃以性愉虐為討論視角，細密勾勒出臺灣愉虐活動的發展歷史，由此完整分析繩縛表演的理論脈絡與藝術美學，論證表演藝術作為符號語言轉譯的方法學。林孟寰的〈「同志」作為一種文化對話：以臺日共製《同棲時間》演出作為觀察〉從跨國角度出發，細密觀察 2018 年由臺灣「亞戲亞」劇團與日本「亜細亜の骨」劇團共同製作之《同棲時間》，深論其中婚姻平權議題與跨文化交流之間錯綜複雜的運作過程，更探問未來臺灣文化輸出的創新視角。最後，簡莉穎的〈舞臺上的社會運動：一個劇場工作者的酷兒思考〉，首次完整爬梳自身近十年的六齣酷兒主題劇作，由此呈現一組動態、自省且持續更新的酷兒戲劇美學。藉由這六篇文章彼此對照交織，《婦研縱橫》本次籌劃的「表演藝術作為酷兒運動」專題，具體重思臺灣酷兒表演藝術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從中探問以表演藝術進行社會改革的思考論述與行動方法，期盼在梳理與分析之際也拋擲提問，提供表演藝術實踐者與學者之間更細密濃厚的對話與辯論。